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二

錢塘 王琦 撰

詩文 二十一首

贈李白

杜甫

秋來相顧尚飄蓬  
未就丹砂媿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為誰雄

贈李白

杜甫

金史口斤全三  
卷三十二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疏食常不飽豈  
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  
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杜甫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  
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  
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  
橘頌誰欲討尊羹不願淪簪笏悠悠滄海情

文獻通考  
杜子美云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 漁隱叢話學林新編曰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不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咏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連翩蓋謂陰鏗何遜沈佺期宋之問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 西溪叢話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鮪參軍亦有譏馬鮪照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揮塵餘話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

用之杜子美贈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  
人以為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鷓鴣在秋  
天一聯已見晉書記載矣顧修遠杜詩註解畢致中  
曰王荆公言子美贈太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  
軍但比之庾鮑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  
又在庾鮑下矣荆公此說不惟不知太白庾鮑陰鏗亦  
不知少陵甚矣少陵解悶絕句曰陶冶性靈存底物新  
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少  
陵嘗苦學陰鏗而不至太白則往往似之此少陵所以  
見太白而心醉也太白能兼昔人獨專之妙故其詩無  
敵于天下少陵欲  
與細論文正以此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杜  
甫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畱天地間  
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  
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畱富貴何如草頭露  
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  
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

一作若逢李白騎鯨  
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飲中八仙歌

杜 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  
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斗始朝天  
道逢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  
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灑美少年  
皎如玉樹臨風前  
蘓晉長齋繡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  
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盃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  
揮毫落紙如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談雄辨驚四筵

冬日有懷李白

杜甫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短  
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春日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涓

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柳亭詩話

少陵懷供奉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徐子能詩說曰李白天材甫雖稱其敏捷而于法律上有所未安其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門生恐其不肯進故贊他極有分寸云云按太白生于武后聖歷二年己亥子美生于睿宗先天元年壬子相望已十四年則太白實前輩也杜詩于人或稱官閥或稱爵里或曰丈人或曰先生而



于太白輒呼其名者意是忘年之交不妨爾汝也若謂少年門生視白則大不然漁隱叢話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苧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琦按杜用古人詩句亦時有之如白雲巖際宿藍本何遜乃欲以此譏李恐無此自是非人之少陵朱鶴齡杜詩註曰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句比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謂少陵于太白僅比于庾鮑陰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疎此真替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為何如哉荆公所云必是俗子偽託耳容齋隨筆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太白詩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履于其側所謂不二

法門不傳之妙啟聰發蒙出膚  
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夢李白二首

杜甫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  
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  
楓林青魂返闕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似有羽翼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西清詩話  
李太白歷

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  
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  
者多矣亦間于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之落月滿屋梁  
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

傳神  
詩也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  
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  
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  
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網

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吳山民曰子美天末

懷李白詩其尾聯云應共冤魂語投詩弔汨羅今上篇云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此又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疑是時必有妄傳太白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蓋因公詩附會耳太白卒于當塗

李陽冰家葬于謝家青山  
二史可考安有沉江事乎

天末懷李白

杜甫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應共冤魂語投詩弔汨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杜甫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采  
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  
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乞歸優

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  
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  
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意  
改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  
向麒麟蘓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  
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  
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本事詩李白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

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于夜郎及放還卒于宣城杜所贈二十

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  
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金壘子杜少陵平生何獨于太白數數然耶至讀寄  
白二十韻有云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禍衡俊  
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蕙以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  
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蘓武先還漢黃公  
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  
意陳予三復而深悲之數語為太白灑謗事具而情皦  
太白無濡跡于永王璘事省然矣白亦嘗有書懷贈江  
夏韋太守詩云僕臥香爐頂滄霞飲瑤泉門開九江轉  
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旃旆空名適自誤迫  
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  
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  
霜草日月無徧照何由訴蒼昊甚詳然不若杜詩之可  
據蓋親父不得為其子媒其父譽之不若他人譽之  
為信也 王嗣爽曰此詩分明為李白作傳其生平履

歷備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為之  
剖白如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及楚筵辭醴梁獄上  
書數句皆刻意辯明與贈王維詩一病緣明主三年獨  
此心相同總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載耳盧世灌謂是天  
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 仇澹柱曰按太白本  
傳白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杜公向贈詩云飛揚跋扈  
為誰雄蓋恐其負材任氣至于僨事也後來永王璘起  
兵迫致不能自脫觀其作東巡歌云永王正月東出師  
天子遙分龍虎旗又云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  
人哀又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是以勤  
王望永王意中實未嘗忘朝廷也及璘敗而白遂繫獄  
殆所遭時勢之不幸耳少陵惓惓係念亦曲諒其苦心  
而深為  
之悲耳

不見

近無李白消息

杜甫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

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滄浪詩話

少陵與太白獨厚于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可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邀齋閒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

蘓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以下三篇皆斷章

杜 甫

坐中薛華能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



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  
計東曰長句謂七言歌行太白所擅場者太白長句其  
源出于鮑照故言何劉沈謝但能五言于七言則力有  
未工必若鮑照七言樂府如行路難之類方為妙  
絕耳公嘗以俊逸鮑參軍稱太白詩正稱其長也

昔遊

杜甫

昔者與高李

適白

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

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遣懷

杜甫

憶與高李輩

適白

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驚空相呼容齋

四筆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贈懷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與子美詩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也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選選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漁隱叢話藝

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白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云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又不獨飯顛山之句也予嘗考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畧不見此何也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賈至

江上相逢皆舊遊  
湘山永望不堪愁  
明月秋風洞庭水  
孤鴻落葉一扁舟

其二

楓岬紛紛落葉多  
洞庭秋水晚來波  
乘興輕舟無近遠  
白雲明月弔湘娥

其三

江畔楓葉初帶霜  
渚邊菊花亦已黃  
輕舟落日興不盡  
三湘五湖意何長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賈至

今日相逢落葉前，洞庭秋水遠連天。  
共說金華舊遊處，迴看北斗欲潛然。

雜言寄李白

任華

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  
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  
大鵬賦鴻猷，文嗤長卿笈。  
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  
未知卿雲得在，嗤笑限否。  
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  
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  
登天台望渤海。

雲垂大鵬飛山壓巨鼇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  
拘常律振擺超騰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紙或興來走筆  
手下忽然片雲飛眼前劃見孤峯出而我有時白日忽  
欲睡睡覺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還知有任生未  
中間聞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已江東訪元丹邂逅不  
得見君面每常把酒向東望良久見說往年在翰林胸  
中矛戟何森森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身  
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鴻對豪貴承恩召入凡幾回待

詔歸來仍半醉權臣妬盛名羣犬多吠聲有敕放君却  
歸隱淪處高歌大笑出關去且向東山為外臣諸侯交  
遊馳朱輪白壁一雙買交者黃金百鎰相知人平生傲  
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八詠樓  
中坦腹眠五侯門下無心憶繁花越臺上細柳吳宮側  
綠水青山知有君白雲明月偏相識養高兼養閒可望  
不可攀莊周萬物外范蠡五湖間又聞訪道滄海上丁  
令王喬時往還蓬萊經是曾到來方丈豈惟方一丈伊

余每欲乘興遠相尋江湖擁隔勞寸心今朝忽遇東飛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報我一片言但訪任華有人識

送李白之曹南序

獨孤及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襍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與白雲為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游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失虧成之



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  
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于曹仙藥滿囊道書  
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  
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  
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况小別乎請偕賦詩以見交  
態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註卷三十三

錢塘 王琦 撰

詩文 五十九首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此  
蟬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  
多見之畫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

手時巨刃磨天揚坂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破惟此兩夫  
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僮剪翎送籠中  
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  
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  
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  
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天

茫茫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漁隱叢話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

後李韓愈不以為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相誇傷此蜂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

微之  
發也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  
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  
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江行無題

錢起

高浪如銀屋江風一發時筆端降太白才大語終奇

漫成

李商隱

李杜操持事畧齊三才萬象共端倪  
集仙殿與金鑾殿  
可是蒼蠅惑曙雞

讀李白集

鄭谷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  
高吟大醉三千首  
留著人間伴月明

弔李翰林

曹松

李白雖然成異物逸名猶與萬方傳  
昔朝曾侍元宗側  
大夜應歸賀老邊  
山木易高迷故壠  
國風長在見遺編

投金渚畔春楊柳自此何人繫酒船

李翰林

七愛詩七  
首之一

皮日休

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  
礪千丈林澄澈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  
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牀傲幾觸天澤權臣妬  
逸才心如斗筭窄失恩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接  
羅赴宴著穀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脇疾

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蓬壺不可見姑  
射不可識五岳為辭鋒四海作胸臆惜哉千萬年此俊  
不可得

古意

釋晉休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元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樓  
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  
五色鱗忽然製斷黃金鏢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船載酒  
搥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墳不是猶

醉卧

讀李白集

釋齊己

竭雲濤刻巨鼇搜括造化空  
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駭  
龍不敢為珠主人間物象不  
供取飽飲遊神向元圃  
金鏗玉千餘篇膾吞炙嚼人  
口傳須知一二丈夫氣不  
是綺羅兜女言

李翰林

徐黃

謫下三清列八仙獲調羹鼎侍  
寵顏吟開鎖闥窺天近



醉卧金鑿待詔閒  
舊隱不歸劉備國  
旅視常寄謝公山  
遺編往簡應飛去  
散入祥雲瑞日間

經李翰林廬山屏風疊所居

許彬

放逐非多罪  
江湖偶不迴  
深居應有為  
濟代豈無才  
疊嶂晴舒障  
寒川暗動雷  
誰能續高興  
醉死一千杯

太白戲聖俞

一作讀李  
其效其體

歐陽修

開元無事二十年  
五兵不用太白閒  
太白之精下人間  
李白高歌蜀道難  
蜀道之難難于上  
青天李白落筆生

雲烟千竒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宮娃扶來白  
已醉醉裏成詩醒不記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  
風寒山頭娉娉弄明月九域塵土悲人褰吹笙飲酒紫  
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落花飄然已去流  
青霞下視區區郊與息螢飛露濕吟秋草

李太白雜言

徐績

噫嘻歎竒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于開元  
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為

形容何物為心胸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喉嚨開口動舌  
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  
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燄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  
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變萬化雷  
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如  
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戚相如何瘦人生  
何用自縲紲當須犖犖不可羈乃知公是真英物萬疊  
秋山清聳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鶻戴鳥

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卽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  
抱清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  
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効兒女曹採蟠桃於海上  
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  
簫

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李綱

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當時左右悉佞諛  
驚怪惟怯應逃遁我生端在千載後祭公只用一束芻

遺編凜凜有生氣玩味無數誰如吾

讀四家詩選

四首  
之一

李綱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明  
皇重其名召見如綺李萬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脫靴  
使將軍故耳非為醉乞身歸舊隱來去同一戲沉吟紫  
芝歌緬邈青霞志笑著官錦袍江山聊傲晚肯從永王  
璘此事不須洗垂天賦大鵬端為真隱子神遊八極表  
捉月初不死

題漢陽郎官湖

夏俛

太白當年夜郎謫一樽聊與故人留  
南湖乞得郎官號自此名傳五百秋

讀李杜詩

陸游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  
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  
明憲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讀李翰林詩

陳藻

杜陵尊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  
莫怪篇篇吟婦女

別無人物與形容

經采石渡留一絕句

吳璞

抗議金鑿反見仇一杯蟬蛻楚江頭  
當時醉弄波間月今作寒光萬里流

白下亭

任斯奩

金鑿殿上脫靴去白下亭東索酒嘗  
一自青山冥漠後

何人來道柳花香

見景定建康志

雜書

方回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陳腐餘  
篇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于贈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  
昌谷生一一雌麗句亦馬用玉溪纂組失天趣沈宋非  
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

薩天錫

我思李太白有如雲中龍垂光紫皇案御筆生青紅羣  
臣不敢視射目目盡盲脫靴手污蟻蹴踏將軍雄沉香  
走白兔玉環失顏容春風不成雨殿閣懸妖虹長嘯拂



紫髯手撚青芙蓉挂席千萬里遨遊江之東濯足五湖水  
挂巾九華峰放舟玉鏡潭弄月秋浦中羈懷正浩蕩  
行樂未及終白石爛齒齒貂裘淚濛濛神光走霹靂水  
底鞭雷公采石波浪惡青天雲霧重我有一斗酒和淚  
洒天風

采石懷李白

薩天錫

夢斷金雞萬里天醉揮秃筆掃鸞箋錦袍日進酒一斗  
采石江空月滿船金馬重門深似海青山荒塚夜如年

祇應風骨蛾眉妬不作天仙作水仙

李謫仙

舒遜

召對金鑿殿榮膺白玉堂氣吞高力士眼識郭汾陽醉  
骨生疑蛻詩名死更香何由見顏色月落照空梁

夜聞謝太史讀李杜詩

高啟

前歌蜀道難後歌偏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鳥夜起  
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  
與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

公...  
卷三十三  
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骨江海常憂饑二公高才且  
如此君今謂我將何如

弔李白

方孝孺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  
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  
非胸中湖海濶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鑿殿上見天  
子玉山已頽扶不起脫靴力士祇羞顏捧硯楊妃勞玉  
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弄明

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  
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烟雲飛丈夫襟懷真磊  
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  
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  
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  
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過采石弔李謫仙

邱濬

蛾眉亭下弔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洪濤生德色

磯頭草木帶餘暎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雲迴不羣  
岸並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丁卯歲過采石弔李白

邱濬

采石江頭黃土一杯其東有蛾眉之亭其西有謫仙之樓  
謫仙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  
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饑寒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  
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天地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  
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人

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醴丘春酒甕此翁自是太白  
猜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  
清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月明

李太白

李東陽

醉別蓬萊定幾年被人呼是謫仙人人間未有飛騰地  
老去騎鯨却上天

過采石懷李白

宗臣

閭闔天門夜不關酒星何事謫人間為君五斗金莖露



夜夜銀河倒不流長虹西挂綵雲愁醉來江底抱明月

驚落天心萬片秋

花字本音之外又有庖浮  
哀三平聲皆作引取義釋

其五

到處孤槎秋萬重滄江終夜卧魚龍天風驅盡瀟湘色  
祇為仙人破醉容

其六

秋山萬仞落秋潭無限青楓好駐驂君跨長鯨去不返  
獨留明月照江南



其七

采石磯頭望白雲  
青楓滿地落紛紛  
夜深吹笛江亭上  
明月窺人恐是君

其八

楚江南折是天門  
江上蛟龍日夜喧  
為爾片帆開暮雨  
至今秋色鎖雲根

其九

短筇踏破楚山青  
日日蒼梧醉洞庭  
何事淹留姑孰水

千秋風雨怨湘靈

其十

西望匡廬接九華當年醉色傲烟霞  
可憐一片寒江月猶為千峰護落花

采石磯吊李太白

王叔承

插江采石三千尺何處蒼苔耐李白  
乘風夜上金陵船宮錦袍明浪花赤  
天子將袍覆酒仙沉香亭下百花前  
幸臣脫靴紫貂恥貴妃捧硯青娥憐  
詞成投筆六宮羨

教坊回首新聲傳一斗百篇猶未半零落風騷走江漢  
夜郎逐客海陽囚一片青山魂爛漫山頭問月呼蒼旻  
笑傲萬古空無人古人既往君亦去盃中舊月年年新  
古今一明月大化同精靈人間傳羽蛻天上懸才名椒  
漿酌君還自傾釣磯采采如飛鯨安知太白不在此江  
東忽見長庚星

采石磯弔李太白

梁辰魚

停橈磯下奠椒觴草木猶聞翰墨香飛燕已辭青瑣闥

長鯨自上白雲鄉他年有夢游天姥此夕無魂到夜郎  
西望長安漫惆悵金鑿春殿久荒涼

過南陵太白酒坊

許夢熊

謫仙過日酒初熟此日猶傳新酒坊風度不隨茅屋改  
山川時作錦衣香千秋客到千留佩一歲花開一舉觴  
莫向斜陽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

五君詠

五首  
之一

尤侗

酒星不在天謫向人間住玉環敝繡巾笑領春風句采

石漾蘭舟足踏鼉龍去却入廣寒宮醉倒珊瑚樹

七思

七首  
之一

尤侗

我思李供奉醉草金花箋玉笛媚新聲天香照嬋娟一  
朝夜郎去錦繡埋蠻烟惟餘一杯酒搔首問青天

讀李青蓮集

鄭日奎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宇無前矛英雄心魄神仙骨  
溟渤為濶天為高興酣染翰恣狂逸獨任天機推格律  
筆鋒縹緲生雲烟墨騎縱橫飛霹靂有如懷素作草書

崩騰歷亂龍蛇據更如公孫舞劍器渾脫瀏漓雷電避  
冥心一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嵌空鬼母泣  
千秋詞臣孰雁行我讀君詩起我意飄然如有凌雲思  
便欲揮手謝塵緣相從飲酒學仙去

讀李太白詩

魏裔介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擲  
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是氣  
曰浩然不祇為章句沉香亭畔詞韻諫有微趣奴視高

將軍才人豈能慕羽翮  
落九天挂席逐烟霧  
留滯東魯雲蹭蹬采石路  
我思汾陽王再行晉陽祚  
云誰識此人青蓮慧眼故  
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  
璘也實蠢愚偶而被籠箠  
龍章與鳳姿豈若爭食鶩  
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謬  
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論詩絕句

王士正

青蓮才筆九州橫  
六代淫哇總廢聲  
白紵青山魂魄在  
一生低首謝宣城

李太白碑陰記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于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  
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  
無實虛名不適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  
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  
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  
容其肯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  
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殆藉貴勢出不



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  
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  
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  
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  
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端明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眉山蘇軾撰

代人祭李白文

曾鞏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璋

麗瑰竒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  
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于如此意氣飄然發揚雋  
偉飛黃馱駉軼羣絕類擺弄羈帛脫遺轍軌捷出橫步  
志狹四裔側睨驚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  
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  
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  
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熟之野予來長民  
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李太白贊

馬光祖

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仙之下墜驂雲霧  
而絕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奉于翰林將國論其  
與聞之奚兒女子之云云蓋其抱負霸王之畧或庶幾  
乎少伸手攜郭令公足躡賀季真至于奉珪印以贈之  
有以信志業之等倫豈為其道骨之可畹詩思之不羣  
耶鬱鬱此山悠悠大川公不來游今五百年

李太白贊

方孝孺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矯矯李公雄  
蓋一世麟遊龍驥不可控制糝糠萬物變盜乾坤狂呼  
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  
郎心觸花機噴珠湧瓊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  
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闕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  
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其文  
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  
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李白贊

楊崇

匡廬之山神秀所鍾瀑布千尺宛然飛虹偉哉謫仙銀  
河在目咳吐天風燦然珠玉

補註李太白集序例

蕭士贊

唐詩大家數李杜為稱首古今註杜詩者號千家註李  
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與僕自弱冠知誦太  
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于  
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蘄解所未解冥思

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內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顯者槩不贅演或疑其贋作則移置卷末以俟巨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春陵楊君齋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為祖甚而併杜註內偽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為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為一註全集有賦八篇

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補註李太白  
集吁晦菴朱子曰太白詩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于詩  
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源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  
乃欲以意逆志于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自量矣註成  
不忍棄置又從而刻之彙者所望于四方之賢師友是  
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萬與  
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笑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  
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贇粹可

李詩選題辭

楊慎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卧廬山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于未遇時子儀請解官贖白罪乃長



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  
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  
今記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  
碣記以為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  
載考公之自序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  
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  
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  
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

人趙黈字雲御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  
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  
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頌也頌  
薦疏曰趙黈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

按太白上裴長史書所謂禮部

高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者乃蘇頌也其廣漢太守不  
載姓名尋文索義自是兩人升卷以廣陵太守即是蘇  
頌非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曰國門遙天外鄉路遠  
是

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  
書以白為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

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

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為山東元稹之序亦由于

倒讀杜詩也

升菴外集一則亦引樂史李白詩序云太白遊山水每以聲妓自隨慕謝安之風

自號東山李白杜詩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今之淺妄倒改其字云云琦按今本樂史序中無此數語而魏顥序有間攜昭陽金陵之妓逆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之癖升菴蓋誤憶耳不然則太白之

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

公武者蓋浪人也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

序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己之族姓己自迷之而傍

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為唐宗室蓋以隴西  
郡望為標也善乎劉子元之言曰作史者為人立傳皆  
取舊號施之于今為王氏傳必曰琅琊臨沂人為李氏  
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  
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  
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則  
是孔子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  
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邠魯之士乎宋景文修唐書其

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予故詳著而明辨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豈容喙哉吾友禺山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走共為詩者嘗謂予曰李杜齋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集中贈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合刻李杜詩集序

王穉登

李杜詩無合刻刻之自許子元祐始既成問序于王子  
王子曰是烏可序乎非獨不可蓋有所不能且不敢也  
夫此光燄萬丈者誰何儻父偃然任為嚙矢哉曰奈何  
刻者一李而九杜耶學之者亦若是請問袒將誰左王  
子曰余曷敢言詩聞諸言詩者有云供奉之詩仙拾遺  
之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亦猶禪人所謂頓漸李頓而  
杜乃漸也杜之懷李曰詩無敵李之寄杜曰作詩苦二  
先生酬贈亦各語其極耳今試語杜之極如彤庭所分

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或紅如丹砂  
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中丞鬪體血糝  
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非夫所謂驚人泣鬼者哉斯蓋匠  
心獨苦而非不似從人間來也至如語李之極則如羅  
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莫捲龍鬚席從  
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東風爾來為阿誰  
蝴蝶忽然滿芳草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  
若其言猶含霞吸月火食腹腸疇能貯此仙與聖頓與

漸之分何俟更僕數耶然乃分路揚鑣或同一軌二先生詩不同而語其極則一耳今之學杜者不驚人泣鬼而木僵膚立學李者不啻霞吸月而空疎無當是安得為李杜為李杜罪人矣許子工于詩能去彼取此曷患不李杜哉是刻既出二先生之集將同運並行且俾學者各法其極不空疎無當與木僵膚立乎剗剗之功實宏多矣余之序姑述昔人之論明刻者之旨以復許子之問若曰評隲二先生詩是蛙坐井而談蒼旻廣狹鼠



飲河而測洪流淺深也則吾豈敢

李翰林分體全集序

王穉登

古今論詩者自三百十九而後必遵李杜李才情俊杜  
才情鬱李情曠達杜情孤憤李若飛將軍用兵不按古  
法士卒逐水草自便杜則肅部伍嚴刁斗西宮衛尉之  
師也供奉讀書匡山鳥雀就掌取食散金十萬如飛塵  
沉酒至尊之前嘯傲御座之側目中不知有開元天子  
何況太真妃高力士哉當其稍能自屈可立躋華要乃

掉臂不顧飄然去之坎壈以終其身迨長流夜郎與魑  
魅為伍而其詩無一羈旅牢愁之語讀之如餐霞吸露  
欲蛻骨冲舉非天際真人胸臆疇能及此其放浪于麴  
生柔曼醉月迷花特託而逃焉耳子友劉少彝取李杜  
集合刻之前此非無合刻者然蒼素溷淆元黃雜選箋  
註訓詁人自為政蒙茸猥瑣猶疥癩蟻虱使二先生之  
作不免珠殘玉碎未嘗不扼腕缺體掩卷太息少彝皆  
削去之正其舛訛定其真贗芟雜其重複龐雜品列昭

分諸體各以類從名曰分體以李序見屬展讀之際使  
耳目滌清神情開朗誠哉千古大快也予生平敬慕青  
蓮願為執鞭而不可得竊謂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  
蓋天授杜由人力軌轍合迹鞅轡異趨如禪宗有頓有  
漸難與耳食之士言也少彛工于詩清俊似太白沉鬱  
似子美故于二集恒津津焉此刻成而紙價當十倍矣  
予怪夫宗李者畫虎難成妄加訾議指永王璘之事為  
從逆嗟子祿山篡亂翠華西幸靈武之位未正社稷危

于累棋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倡忠烈恢復神器不使  
未與井中墮落羣凶手白亦王孫帝胄慨然從之識郭  
令公于行間卒復唐祚甫雖間闕行在流離秦隴非不  
謂忠然視白之功眇矣夫璘非逆而從璘者乃為逆乎  
王維亦嘗陷賊以凝碧管絃詩獲免青蓮故不幸而羅  
銷骨之口豈不寃哉予序其集而并論其人若此少彞  
以為然與否耶

合刻李杜分體全集序

劉世教

自三百篇後學士大夫稱詩之盛前無踰漢而後宜莫  
唐若開元天寶間隴西襄陽二先生出遂窮詩律之能  
事觀于是止矣是二先生者其雄材命世同其橫絕來  
禩同坎壈弗得志又無弗同顧千載而下使人披其編  
想見其為人若隴西不勝樂而襄陽不勝憂者何也隴  
西趨風風故蕩詖出于情之極而以辭羣者也襄陽趨  
雅雅故沉鬱入于情之極而以辭怨者也趨若異而軌  
無勿同故無有能軒輕之者蓋自唐以後諸尚論之士

人持其指而莫之一追近世瑯琊長公而二先生之論始定顧隴西好稱古調其于近體若雅意所不屑而襄陽沾沾此技篇什最稱繁富意又若不屑古調者然隴西之于古離之不啻遠而襄陽象貌色澤猶若未盡漸滅也者是又二先生同異之微指可解而不可解者也於戲當漢盛時子虛之賦奏至使人主冀幸同時而慮不可得而是二先生者佹遇而佹失之終其身抑塞而弗獲少信彼中郎大中文園都尉諸人即遇合雖殊要

之無一廢棄者胡二先生之湮沒甚也蓋觀漢諸君子之無失職而知其時人無弗盡之材觀二先生之失志而知其時材多未盡之用此固當世得失之林而二代治亂之朕也其故蓋難言之矣不佞少習其言薄有當陽之癖而不無憎其編次之淆雜時從藏書家詢求善本弗可得每讀昔人所箋話徃徃未終簡而輒棄去竊不自量間嘗區分其體裁擬盡蒐諸家訓話之籍筆削為一家言方屈首俗業困京兆者十年已困公車者又

十年鉛槧屢更殺青未竟客歲南邁從子鑒進而請曰  
先生必將箋而後行乎夫解者之不必箋而箋者之不  
必解也于是相與謀之梓人而二豎肆青乃與友人姚  
君孟承徃復參訂始克卒業諸所釐正頗極苦心語具  
凡例中再逾年始獲竣事輒論著其事質諸同好夫自  
二先生分轡而馳而士各以其質之所近尸且祝焉有  
能裕享一堂之上者吾未見其人也今而後庶幾有並  
擷其精而上探盛漢以直遡風雅之緒者必自茲籍始



矣萬曆元默因敦夏六月朔平原劉世教序

又

劉鑒

予伯父少彛先生刻李杜分體全集後將竣客有以私問者曰青蓮少陵兩公並為詩壇不祧之主固也然而飯顆之蓬陰鏗之擬爾時兩公相輕已甚自唐迄今賢豪揚扞左右互袒夔成聚訟意者都宮南面各全其尊而埒享一堂吾未見靈之妥也夫詩之合離主與象不主體裁篇之瑜類徵識力亦徵齒候昔人編年不為無

據矧二公集中一題而古今具體詎客擘裂今妄顧原  
本惟體之從分則分矣奈剝膚何子曰唯唯否否客曙  
其一未曙其二夫棟筮異竅而叶奏圭璧殊制而儷珍  
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李杜齊名光燄千古後之君子誰  
能軒輊即或偏嗜者畸贊顯詣者謬詘抑何關兩公之  
殿最耶至如杜之推李傾倒鄭重層見篇什李之心服  
寧自口出偶摭一語謂其相輕二公有知政堪頤解夫  
詩有古近律絕體莫備于唐代而妙莫兼于兩公第世

行本少有善者編年雜陳作者之心目交昧分類亂龐  
作者之形神不湊衷而裁之無如分體雖然更有說焉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子伯  
父固云李源風杜源雅相提而論乃知兩公之詩體從  
風雅出而情從憤入矣李何憤憤宮鄰之階厲杜何憤  
憤皇輿之游傾然青蓮梁父行路諸吟巧言巷伯之倫  
也少陵驪山洞房等咏匪風下泉之思也其存君興國  
發于性情心術之隱者夫既合不翅合而或風或雅互

為經緯非古近殊體幾于分無可分伯父殫二十餘年  
丹鉛之功于二集而以纂次當窮愁之著書史遷所稱  
發憤述之于作將無同乎哉而子猶規規然猜其後吾  
亦謂子望洋向若不免見笑于大方之家客啞然謝去  
書成爰誌其語于末簡

又

李維楨

鹽官劉氏世紹雕龍之慶而孝廉少彝著名文苑最早  
其于供奉工部二家討論窮精蓋垂二十年二家分體

全集始成其集以古近諸體分而先後仍本編年古賦及雜文如之其體則古近律絕各以類從而刪長短句之目其以他人集誤入者點之其確為二家所作而偶遺者收之其本古體而誤入律及二家自註誤入目中若字句之訛音釋之謬者更之其諸家註與評不盡佳可筆則筆之可削則削之校雙諱幾無纖微憾而要領莫重于分體矣蓋論二家者揚誠齋以李為神如列子御風無待者也以杜為聖如靈均乘桂舟駕玉車有

待而未嘗有待者也允矣而體未分也王弼州以李五  
七言絕為神七言歌行為聖五言次之杜五言律七言  
歌行為神七言律為聖而總論二家五言古選各有所  
宗所主所貴體分矣而體所從來未晰也少彛以李好  
稱古于近體若不屑而于古離之不啻遠杜若不屑古  
而氣象色澤若未盡離李趨風故詆蕩杜趨雅故沉鬱  
即弼州亦言讀李使人飄揚欲仙讀杜使人情事欲絕  
第就歌行一端論而少彛則以全集舉矣夫詩至唐而

體備體至李杜而衆長備而李杜所以得之成體者則本三百篇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後人知有李杜不知有三百篇是以學李學杜徃徃失之少彛為之分體直指其本于風雅學人得所從來可以為李可以為杜可以兼為李杜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兼為風雅可以自為聖可以自為神不至為李杜作使寧惟有功二家其于詩道豈曰小補之哉是說也少彛亦本之李杜李之言曰興寄

深遠五言不如四言若七言靡矣况束于聲調俳優哉  
杜戲為六絕句其末章意以遞相祖述未及前賢惟裁  
偽體親風雅則轉益多師而得汝師夫李杜學詩必本  
三百篇人安能舍三百篇學李杜少彞見及此宜其詩  
駸駸李杜齊名也同參訂者姚君孟承從子伯臨皆名  
下士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

五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李德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

錢塘 王琦 撰

叢說 二百二十則

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骨高舉

不失頌咏風刺之道

吳融禪  
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  
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

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為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

有李太白

皮日休劉  
東強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闌門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鷗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

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

唐詩  
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文獻  
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

仙之詞耳

滄浪  
詩話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

齋詩話 唐人以李白為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李賀

鬼才絕

海錄  
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

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聖教

徐而說

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語

杜甫聖語李賀才鬼語

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老杜所

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聒此韓愈所得也

漁隱叢話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  
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  
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  
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

墨莊漫錄

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  
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輩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

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珊瑚鈎詩話

雪浪齋日記為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

詩人玉屑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楊升菴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

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

顧璘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滄浪詩話



臞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覆其歸存恍

無定處

詩人  
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

釋德洪跋  
蘇養直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

鬼豕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其為

詩疎宕有奇氣

孫觀送荆定  
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黃山谷  
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尤

皮日休鄂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

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

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

選詩後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

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

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

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鮑參軍蓋有譏也

漁隱叢話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

李夢陽章國  
錢會詩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

謝靈運以險為主以自然為宗李杜深處多取此

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

骨取此

陳繹會  
詩譜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

畧不近渾厚

西清  
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

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

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

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各

以其所能鳴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

楊升菴四川總

志序

陳子昂為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

楊升菴周受卷詩選序

王荊公嘗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藹愚謂

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

古賦辨體

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似上士遊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與徐凝一場決殺醉中聯

為一笑

蘇東坡集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為雄俊而法度最為森嚴

况餘者乎

趙宦光  
彈雅

潘禎應昌嘗言其父受子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益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

也  
懷麓堂  
詩話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名授一拾遺而速剝至死李

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為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

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子讀韓詩



其稱李杜者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  
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  
至誠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  
類困凌暴醉畱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  
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

并唐書所引益六用之

容齋  
四筆

予嘗論書以為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  
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

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

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蘇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

次諸家

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茂以加矣

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

草間耳

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金風子美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

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

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益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為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

易也

詩人玉屑

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

呂若仁江

西宗派

圖序

詩之所以為詩所以歌咏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抵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

李之初矣

却經與撤序  
舉論詩書

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為正宗

真伯生傳  
于礪詩序

詩之尊李杜文之尚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

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

吳偉業與宋尚木論詩書

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諷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

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  
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  
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  
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  
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羅兵戰曹  
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壯抑揚冤  
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  
根本士以簡慢斂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

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  
取烏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  
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  
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之  
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  
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  
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  
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



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竒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與乎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

舊唐書  
杜甫傳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  
堂與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為之至退之曰李杜  
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  
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辯証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  
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為愚

兒豈退之之意乎

竹坡  
詩話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  
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議擬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

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子以為知言

黃山谷文集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又少陵詩法

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滄浪詩話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

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鸞膠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韻語  
陽秋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  
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  
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雕鎬也子美寄  
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譏其欠縝

密也

鶴林  
玉露

詩之豪者世稱李白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追矣索其  
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  
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

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  
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  
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曾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

趙次

公社工部

碑堂記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  
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

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曰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患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鶴林  
五落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  
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  
輅李亦不能為也

藝圃  
折中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迥不全子美之言曰廟堂知至  
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  
法令如牛毛用為叢和天道平用為水土地為厚其志  
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為君談笑靖胡沙又如調笑可以

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

水東  
日記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竒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叙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竒而得自在者也

方以智通雅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為一體子美學優才瞻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植網常繁風化為多三百篇以後之詩

子美其集大成也

傅若金清江集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

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  
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  
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  
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  
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  
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  
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

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蘇滌  
城集

唐以詩取士三百年中能詩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

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

草木  
子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  
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修為李左  
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選  
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  
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竒拔沉雄為貴

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  
激烈欷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  
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僞父面目乃欲使之奪  
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  
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  
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  
法也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  
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

態濃淡深淺竒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也  
青蓮擬古樂府而以己意已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一婦人舉家閭若歎及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太白五言沿洄漢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絕句超然自得冠絕

古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懷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已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 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矧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詞調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者也 以古詩為律詩其調

自高太白浩然所長儲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為古詩

其格易卑雖子美不免

藝苑  
苑言

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  
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超出一代故高  
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  
蓄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  
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

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撮勝二  
家第古風既乏溫醇律體倣乖整栗故令評者不無軒  
輕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舊題自是此  
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往往得之太白以百  
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  
偉高出六朝古拙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

胡應麟  
詩數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  
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



堪與中然太山喬岳長河巨海織草穠花怪松古栢惠  
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  
面聞者驚愕

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

或亦謂有抑揚云

文獻  
通考

舒王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編為四家詩  
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  
語迅快無疎脫處其識汚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

耳

冷齋  
復話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污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游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為風月閒適之語蓋效太白為之故東坡作歐陽公集序亦云

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

捫虱  
新話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  
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亦少言酒固多  
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未熟者妄立此  
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  
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  
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王公大人借  
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

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  
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但以其辭  
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  
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

終身坎壈也

老學菴  
筆記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  
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  
婦人與酒然其材豪俊亦可取也王定國聞見錄云黃

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又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韓歐而不可破也遊齊閒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太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

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  
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  
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  
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籍若貴介公子者蓋其  
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與未易識其妙處夫  
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  
也元稹以為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謂  
甫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顛  
之朝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

忌也

漁隱  
叢話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為先後之序余謂子美  
詩闕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詩溫潤藻艷有廊廟  
富貴之器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  
清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

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咏情  
得於自然不可以勉強到也

李綱讀四  
家詩選序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  
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

選四家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

李綱書四  
家詩選後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  
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為二家詩評耳  
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為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



矣韓退之詩已有泰山毫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已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於庾鮑為輕之又不然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為

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

方弘靜  
十一錄

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繼者絕少唐初亦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意曲折隊仗森嚴人皆雕飭乎語言

我則直露其肺腑人皆專犯乎忌諱我則回護其褒貶

此少陵所長也太白次之

唐詩  
品藻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

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消索

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

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于詩中寫出故讀

少陵詩即當得少陵年譜看

江盈科雷  
濤詩評

李杜齊名古今不敢軒輊予謂太白才由天縱故能以

其高敵子美之大至論其胎骨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  
參軍杜之目李確不可易豈與攀屈宋而駕曹劉者可

同日論哉

黃生白山  
杜詩說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鮑照徐庾亦時用之善掉  
弄造出奇怪驚動心目忽然撒出妙入無聲其詩家之

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

陳繹曾  
詩譜

杜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  
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

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

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

宋濂答章孝才論詩書

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間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群品安在其萬景皆實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

慷慨沉着安在其萬景皆虛

看辨真文集

太白詩宗風騷薄聲律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似天仙之  
詞而樂府詩連類引義尤多諷興為近古所未有迄今  
稱詩者推曰與少陵為兩大家曰李杜莫能軒輊云

李詩

通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

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疎謬處

漁隱叢話

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  
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于美所不可

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趨飛揚為感動也

山中

詩話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論數十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

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

捫虱新語

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

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揚升卷外集

揚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東桂舟駕玉車也無侍者神於詩者與有侍而未嘗有侍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

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

書也

楊升菴  
外集

工部老而或失於俚趙宋籍為幘幪翰林逸而或流於  
滑朔元拾為香草 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沉雄

而失之粗硬選家辨其兩短斯為得之

詩辨  
坎

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可

也

陶開虞  
說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



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太山  
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  
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  
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掉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  
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所  
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  
形東枝顛頽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  
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

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  
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踪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  
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

獨棲金窻繡戶長相見

韻語  
陽秋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  
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猶未工陳仲孚嘗問詩  
工所從始予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  
嘗得法於此耳李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

暉與子美同意

陳傅良記陳仲孚問語

予嘗評諸家之作李太白最高而做短於韻

周紫芝古今諸家樂

府序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  
山爐李白用其意行為揚叛兒歌曰君歌揚叛兒妾勸  
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畱  
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  
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

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  
即今欲渡畏風波李白則云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  
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  
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  
古選信矣其揚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  
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  
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  
豈生吞義山折洗杜詩者比乎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

山前之句蓋譏其拘束也

楊升菴  
外集

太  
白  
古  
樂  
府  
杳  
冥  
惆  
恍  
縱  
橫  
變  
幻  
極  
才  
人  
之  
致  
然  
自  
是

太  
白  
樂  
府

藝苑  
卮言

樂府則太白擅竒古今少陵嗣跡風雅蜀道難遠別離  
等篇出鬼入神惆恍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情陳  
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毫釐溫李欲以

巧勝所謂謬以千里

詩  
叢

樂府體不尚論宗而叙事故每以緩失之故杜少陵無

樂府也太白篇什雖繁而自放者多矣然有出乎唐人之上者似晉雜曲而清雋過之天寶生才豈易言哉吾定古唐諸樂府攷其正變則其人與世可知矣而獨於

太白猶低徊三復云

李詩  
碑

太白愠於羣小乃放還山而縱酒以浪游豈得已哉故於樂府多清怨蓋不敢忘君也夫怨生於情而情每於兒女間為切切焉讀者勿以辭害意可矣

李詩  
碑

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李翰林天才縱

逸軼蕩人羣上薄曹劉下該沈鮑其樂府古調能使儲

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况其下乎

唐詩  
品彙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  
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

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咏懷景陽雜詩

王阮亭五言  
詩選凡例

唐五言詩杜甫沉鬱多出變調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

然李詩有古調有唐調要須分別觀之

易  
錄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選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述

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

於古云爾

姜夔英旣亭選  
五言古詩序

七言古詩要鋪叙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

杜也

范德機  
詩評

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古

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尚矣

唐詩  
品東

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或謂其始以蜀道難一篇見賞於知音為明主所愛重此豈淺材者徼幸際其時而馳騁哉不然也白之所蘊非

止是今觀其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皋歌梁園吟天  
姥吟廬山謠等作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與南山秋氣  
並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餘子瑣瑣矣

唐詩  
品索

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

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

李攀龍選  
唐詩序

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勝  
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為大家 七言歌

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

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  
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  
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 歌行至唐大暢王楊  
四子宛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 闔闔縱橫變幻  
趨忽疾雷震電淒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走  
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 李  
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  
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

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闐闐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  
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 李杜歌行雖

沉鬱跌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

者比

詩  
藪

七言歌行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革高岑豪激而近質  
李杜迂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温李朦朧而綺密  
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尚詣不容班雜 太白天縱

逸才落筆警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栗唐初規制

掃地欲盡矣

詩辨  
城

開元大歷諸作者七言為盛王李高岑四家篇什尤多  
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竒峭供奉之

豪放更為創獲

王阮亭七言  
詩歌行鈔

七言古詩惟杜甫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李白

岑參二家別出機杼語差雷全亦稱竒特

居易錄

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氣象雄逸

唐詩  
品彙

太白恥為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中

不知其近體猶存雅調耳集中五言仄律亦多

十一  
錄

青蓮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頗近正始不似子美遠夫諸

公創體迥異昔觀

詩辨  
坻

吾讀五言律一體知唐人反正之功為多云靡麗如南  
五季文敝甚矣文質彬彬唐人有之向使唐人無所取  
裁其不流為宋元末尚也幾希然或失之矜持蓋從齊  
梁而變也若太白五律猶為古詩之遺情深而詞顯又  
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歸開鬱宣滯特於風騷為近焉

李詩  
緯

畢忠吉曰予觀唐三百年以二律並稱擅長者獨子美

一人供奉長於五而短於七

碑體園杜  
詩註解序

李自古風六十首富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懷  
其詩宗風騷薄聲律故終身作七言近體僅八首而已

陸生口語 按陽冰詩序謂太白著述十喪其九當時  
翰林應制之作集賢倡和之章所作七言近體今皆不  
見大抵亡失者多耳陸氏謂其終身  
所作僅只集中所存之八首誤矣

李杜為有唐宗匠而子美不長於文太白不長於七律

故集中厥體遂少

柴虎臣  
家誠

五言排律開元後作者為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

林為多而孟襄陽高渤海輩實相與並鳴

唐詩  
品彙

讀盛唐排律太白輕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  
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闔深如涉崑崙泛溟渤千

峰羅列萬彙汪洋

詩  
數

排律宋沈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

詩  
數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多

楊升菴  
外集



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

李維  
換

五七言絕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為有唐絕唱少

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不逮也

藝苑  
危言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人為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子美恰與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強之性頽然自放獨成一家

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蘊者也

世盛

渣紫房  
餘論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  
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人之  
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長則王江寧騷  
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  
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  
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

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

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

楊升菴唐  
絕增奇序

盛唐長五言絕而不長七言絕者孟浩然也長七言絕  
而不長五言絕者高適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太白  
五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 少陵太白七言律絕獨

出詞場然少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家故宜有  
此 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為絕如窻

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

以為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為律如十月吳山  
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句而以為律詩則駢拇  
枝指類也 古人作詩各成已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  
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為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  
才攻絕句即不能為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  
滅者無事更屑屑也

詩  
莊

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  
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得而言之斯

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  
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及吾嘗以  
太白為五七言絕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絲神入  
化為盛德之至者也

屈紹隆粵  
遊雜咏序

小樂府之遺唐人裁為絕句體之流變蓋微有辨焉惟  
李白所製猶得其遺篇什雖簡而如入思婦勞人之心  
何婉曲可諷耶濟南李氏曰李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  
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

而工者顧夫馬至哉言乎自唐以來能為詩者多矣其詞與理未始不璀璨焉然而觀止矣予讀李白詩想見其心如入天際渺乎莫從其所之太史公曰詩有之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予於李詩亦

云

李詩  
緯

丁龍友曰李白樂府本晉三調雜曲其絕句從六朝清  
商小樂府來至其氣槩揮斥迴颺掣電且令人縹緲天  
際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李詩  
緯

五言絕句開元後李白王維尤勝諸人

唐詩  
品彙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為擅

場

宋牧仲漫  
堂說詩

五言絕句惟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

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太白者在是

徐而菴  
說唐詩

五言絕句李太白氣體高妙

王阮亭唐人萬  
首絕句選凡例

七言絕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

唐詩  
品彙

七言絕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

藝苑  
卮言

七言絕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大槩李寫景入神王言情

造極王宮辭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作詩

詩

龍標隴西真七絕當家足稱聯璧

詩其弱侯評

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

漫堂說詩

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肯綮兩言後只用溢思  
作波掉唱嘆有餘響拙手往往按排起法欲畱佳思在  
後作好首既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滿而詞

滯

詩辨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首篇大雅

久不作多少和緩

朱子語類

古風第四十四首不言棄絕但言恩畢斯得怨而不怨之意欲言難言而又不能無言將何為三字無限深情

嚴滄浪評

朱文公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

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鶴林玉露

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

極致不在屈原之下

李薦師友記聞

遠別離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

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使

人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至於收淚謳吟又足以興夫三

綱五典之重者豈虛也哉茲太白所以為不可及也

德范

文章如精金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  
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盡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  
皆以為瑞閱數千百年經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  
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咏懷古跡新婚  
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

懷麓堂  
詩話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  
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

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為樂若往復諷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之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懷麓堂詩話

太白公無渡河乃從堯禹治水說起迂癡有致然筆墨

率肆無足取焉蜀道難等篇亦然開後人惡道

詩辨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自騷以還鮮

有此體調也

河岳英靈集

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其畧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馬之志漢友議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

也太平廣記

蜀道難或曰作於天寶初或曰作於天寶末二說皆出

於後世以意逆之曰此為房杜危之也陸暢去白未遠

作蜀道易以美韋臯傳之當時而蜀道難之詞曰錦城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其意必有所屬房杜之說蓋近之

矣南部新書

嚴武傳武為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相為部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杜危之也韋臯傳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易以美韋臯撫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入豈非太白星精耶然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為房杜也

唐詩  
紀事

嚴武傳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杜危之也此宋人穿

鑿之論其說又見韋臯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為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山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

日知錄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篇同吾嘗謂作古詩長篇須讀莊子史記子美歌行純學史



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

徐而卷  
說唐詩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  
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影或欲畱  
玉鳥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  
晉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或欲喰金光  
於安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仙之目而因為是以信其  
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  
所作梁父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

嘆已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  
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  
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闕闈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  
入則太清倒影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

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

韻語  
陽秋

黃雲城邊烏欲棲邊一作南聲調便惡此用字陰陽之

殊

趙宦光  
彈雅

漢魏詩多不可點所以為好者其氣象自不同耳李詩

好處亦難點點之則全篇有所不可擇焉若烏棲曲與

烏夜啼可謂精金粹玉矣

范德機評

國初人有作九言者謂昨夜西風擺落千林稍渡頭小  
艇捲入寒塘均以為可備一體不知九言起於高貴鄉  
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此體唐人則李太白蜀道難然  
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  
逆折之回川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  
露寒之玉壺又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此九言之最妙者詩有十字成句者太白黃帝  
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又有十  
一字成句者杜詩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  
爾抑塞磊落之竒才李詩紫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  
韋應物詩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若坡公山中故  
人應有招我歸來篇似可讀作兩句矣

懷麓堂詩話

揚子雲長楊賦西壓月窟

古窟字

東震日域服虔註以為

日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支窟月窟即指

月支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容威

伏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

楊升卷  
外集

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已

意予於李杜見之頗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

荆楚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移可刷幽并

夜太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

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

楊升卷  
外集

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毛

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仔細說馬態相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駢如舞此駢語所謂花踏羊蹄行也兩駢如手此駢語所謂熟使喚也思之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躡恍惚為難騎耳

許彥周詩話

東坡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

朱子語類

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為例議論鋒出甚有獅子跳躑毒龍

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  
之賈島格而於李杜詩不少假借李白女媧戲黃土搏  
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為  
調笑之資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闌干更上處  
結締坐來重目為病格以為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

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耶

漁隱叢話

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

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

漁隱叢話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  
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  
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謂不然太白咏俠不  
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咏俠欲有聞  
於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

即此  
聞見

後錄

呂氏童蒙訓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  
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



中流鵝鶴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

褊淺矣

漁隱叢話

李太白詩過人其生平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帷

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也

蘇滌城集

詩言窮則盡意褻則醜韻軟則庠杜少陵麗人行李太

白揚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

陸時雍評

李太白荊州歌有漢謠之風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

者惟太白此首及張文昌白鼉謠李長吉鄴城謠三首

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

楊升卷外集

太白白頭吟二首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仙之才不廢討潤何必不加點今人落筆便刊布縱云揮珠無

怪多類耳

千一錄

閨裏佳人年十餘頗有四傑風格差逸宕耳要之此等

是太白佳作

詩辨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

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

滄浪詩話

六一居士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按羅花下迷襄陽  
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發

所以驚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漁隱叢話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不  
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觴白眼望青  
天用二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又皎如玉樹臨風前  
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前字韻眼花落井水底眠又

長安市上酒家眠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  
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兩中字  
韻李太白襄陽歌鷓鴣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  
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影落前湖青黛光  
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江  
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  
不御慙其花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  
兩花字韻雙鳥詩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舊

饒聲從此嘗低頭用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豈不長達  
且燈燭然又此來南北近閭里故依然用兩然字韻猛  
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  
汝為用兩為字韻子美太白退之於詩無遺恨矣當自

有體耶

卽氏聞  
見後錄

絕句字少意多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詞氣格  
合歌行之盛使人嘆咏其贈汪倫非必其詩之佳要見

古人風致如此

范德  
機評

太白橫江辭六首章雖分局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句後五首編入七言絕句首尾銜決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詩秋興八首亦分作二處予特正之凡古

人詩歌不可分類以此

楊升菴外集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

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漁隱叢話

金沙集有公取古詩一條謂始於太白未必也任華贈白詩已用海風吹不斷及雲垂大鵬飛等句則知彼時作此格者蓋多矣

彈雅

元宗棄國出奔太白乃盛稱蜀中之美西巡果盛事乎猗嗟譏莊而贊其藝副筭刺宣而美其容太白雖為亡

國諱而亡國之耻正在言表

唐汝詢  
唐詩解

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原於王逸少語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清溪山

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而語益工

胡元

評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

落春風香

韻語  
陽秋

詩用淚字若沾衣沾裳之類不為剽竊然亦有出奇者



潘岳涕淚應情隕杜子美近淚無乾土李太白淚盡日

南珠劉禹錫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淚落故山遠孟雲

卿至哀反無淚

謝榛四溟山人集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  
脫鞵為恥摘其詩以激揚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  
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淫亂敗國其畧云彼婦人之  
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  
蕩君子無容簧言又云妲已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

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蟬螻作昏遂掩太陽萬  
東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  
是殛予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淫亂而太白曾發其奸  
乎不然則飛燕在朝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容齋  
隨筆

宋之間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白只愁歌舞散化  
作彩雲飛語意皆殊調亦不類高下則差足雁行宋又  
有夜絃響松月朝揖美苔泉李有蘿月挂朝鏡松風鳴  
夜絃詞意皆同李直出數丈

雅彈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  
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膾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  
得大地了徹鏡迴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  
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  
滯矣所謂啟開八窓牖託宿掣雷霆又有談玄之作云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  
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遠

韻語  
陽秋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着森嚴龍門叙

事之筆也憶舊書懷一首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遺也

光燄萬丈於此乎見之

柳亭詩話

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

便是去雕飾也

餘冬序錄

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云

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

杜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鷓枝間喜不去原

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

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  
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  
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  
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  
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韻語  
陽秋

梁虞騫詩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太白亦用其字曰  
日足森海嶠然其驚人泣鬼所謂自鑄偉辭前無古人

者乎

楊升菴  
外集

太白楊花落盡與樂天殘燈無燄體同題類而風趣高

卑自覺天壤

詩辯  
抵

曹植怨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徐幹詩將心寄

明月流影入君懷太白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

夜即西蒹葭其意撰成奇語

梅禹  
金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  
所以去之愈遠若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能復為此句  
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字他人亦難及

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  
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  
故學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

方可入道

漁隱  
叢話

金陵酒肆留別山谷云此乃真太白妙處而須溪云終

是太白語別予許須溪知言云

詩辨  
抵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溫庭筠咏柳詩香隨靜婉  
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竒詩莫唱踏陽春令人離

腸結即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微香詩  
人之言非誣也 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

子美不能道

楊升菴  
外集

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為工在壓字不知吳  
人方言至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

雲麓  
漫抄

李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  
一杯中如武夫之對韻士而胡元瑞云二詩甚類予謂

字面則同句意懸絕

彈雅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為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加富耳

詩  
載

太白詩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對景懷人意味深永少陵詩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亦是寫景贈別而語意淺短杜詩佳處固多此等句法却不如李

仇蒼柱杜詩詳註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留侯傳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嚶嚶古人是自絆而

希千里也

錄千一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鈎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為知者道

難與俗人言也

懷麓堂詩話

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與太白如天落雲錦句法同

太白五言如菖蒲花紫茸及登華不注峯與此句皆奇

崛異常

揚升菴  
外集

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  
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  
句意氣原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

此

玉潤  
雜書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  
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衿闊大  
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鶴林  
玉露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  
不知何處弔湘君此詩之妙不待贊前句云不見後句  
云不知讀之不覺其複此二不字決不可易大抵盛唐  
大家正宗作詩取其流暢不似後人之拘拘耳

楊升菴絕句府

義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李太白天台曉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樓滄島月最相似

文翔鳳雲  
步藥溪談

吟咏瀑水衆矣大抵比况耳未有得於所見鑿空下語  
為興詩者太白獨曰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氣象雄

傑古今絕唱

王阮義  
豐集

李白鸚鵡洲詩調既迅急而多複字兼離唐韻當是五

言古詩耳

詩辨  
砥

七言絕句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  
李白王昌齡尤為擅場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時關  
一首壓卷余以為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朝雨

李白之朝辭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  
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

矣

王阮亭唐人萬  
首絕句選凡例

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  
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  
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辭白帝  
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  
萬重山雖全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

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

楊升菴外集

盛弘之荊州記云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春水盛時行舟朝發夕至雲飛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為韻語

驚風雨而泣鬼神矣

楊升菴絕句行義

越中覽古詩前三句賦昔日豪華之盛末一句咏今日

淒涼之景大抵唐人弔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構意而

從橫變化存乎體裁此與韓退之遊曲江寄白舍人

詩

漫漫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  
曲江水滿千花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元微之劉阮天

台詩

芙蓉脂肉綠雲鬋圍畫樓臺金碧山  
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皆以落句轉

合有抑揚有開合此格唐詩中亦不多得

教子

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  
將軍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樹落紛  
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陽郭始見  
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  
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

謂逸品是也

王阮亭分  
甘餘話



寧國府志載胡安定先生石壁詩一首其序曰余嘗覽  
李翰林題涇川汪倫別業二章其詞俊逸欲屬和之今  
十月自新安歷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遊石壁蓋勝境  
也竒峰對聳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愛傳聞新建  
汪公所居不遠掩映溪岫率類於此且欲尋訪迫暮不  
獲因思旌川即涇川接境也而幽勝過之汪公亦倫之  
別派也而儒雅勝之豈可使諷詠不及於古乎輒成一  
首題於汪公屋壁雖不及藻飾佳境比肩英流庶俾謫

仙之詩不獨專美其詩曰李白好溪山浩蕩涇川遊題  
詩汪氏壁聲動桃花洲英辭逸無繼爾來三百秋云云  
按太白本集詩題祇云過汪氏別業而此序乃云題涇  
川汪倫別業先生非妄言者又去唐時未遠當必有據  
詩五平五仄句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詩獨靜  
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詩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  
生孟東野詩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餘冬  
序錄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

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宇予愛二

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為已用

漁隱  
叢話

今人作詩多忌重疊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五用  
衣冠之論太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水聲飛泉樹松  
挑竹語皆犯重吁古人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求隙去

之遠矣

唐詩  
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爐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塞

上曲騶馬新跨白玉鞍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

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滄浪詩話

蜀國會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

三春三月憶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作也

太白為蜀人見於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揚遂故宅

記及自叙書不一而足此詩又一証也近日吾鄉一士

夫為山東人作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東人也予以

前所引證詰之答曰且諂山東人祈綽楔資何暇核實

楊升菴

外集

哭宣城善釀紀叟予家古本作夜臺無李白此句絕妙  
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為夜臺無曉  
日夜臺自無曉日又與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

不可醫也

楊升菴  
外集

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  
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

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為莫知孰是

夢溪  
筆談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